

新山乡巨变

云雾中的石椅村

站在英雄身后歌唱(报告文学)

——来自北川羌族自治县石椅村的故事

□陈 霖

里咯噔了一下,回到新开沟的家里,就讲起了邵家。讲邵家的家风好,房子宽,讲邵家的小伙伙、人能干。

那天恰好哥哥也在家,他是擂鼓的党支部书记,看得更长远。他说:“翠翠啊,石椅子耕地多、山林宽、人口少,稍微勤快一点就饿不了饭。如果再发展多种经营,比我们人多地少的新开沟更有前途。如果人真得说的,哥哥支持你嫁过去。”

听哥嫂这样一说,秦德翠立马就动心了。媒人牵线是必须的,不过这也不难,人选是现成的,就是嫂子的女婢——她与邵再贵的母亲陈延芳是干姐妹。

秦德翠虽然在大岩路上走得惊心动魄,但待喘息稍定,她便注意到石椅子那茁壮的玉米,田边地脚的黄豆,开着蓝花花的洋芋,果园里结成疙疙瘩瘩的李子——这一切组成了让她最赏心悦目的图画。

她们走上阶梯,么婶朝里喊了一声子,未来的婆婆就从核桃树下走了过去。她与秦德翠四目相对时,那一脸灿烂的笑容,已经把喜欢写得明明白白。

高潮在中午。初夏活路很多,薅草、施肥都需要加紧进行,这时即使是终身大事,年轻的生产队长邵再贵也只能放到收工以后。听到门外的脚步声,一个小伙子拾级而上,在门框里渐渐地现出全身。秦德翠按住怦怦乱跳的心,假装注视墙上的毛主席画像,眼角的余光却把来人尽收眼底。他中等个子,敦笃的身材,板寸头,浓眉大眼,有一种从里到外的沉稳、利索和帅气。

丰盛的午餐进一步为这个家庭加分。炒肉:肥肉一碗、瘦肉一碗、排骨一碗、荤汤一碗;素的:耙菜一碗、酸菜一碗、萝卜一碗、野菜一碗。在当时,这就是最豪华的家宴了。值得一说的是,邵家端出的是白米饭。虽然饭里的蛀牛子还没捉干净,可这非但不是瑕疵,反而是锦上添花——人家有陈粮,是富裕的一种表现。

饭后还有茶。即使是粗巴大碗及中药一样的茶汤,可在不种茶的新开沟的准新娘看来,这便是另外一种奢侈了。

不用再往下说了。20岁的秦德翠,当着24岁的邵再贵以及双方亲人的面,当场表态同意这门亲事。

当然,邵家对秦德翠也是了解过的,知道她是民兵排长、改土专业队队长,在当地有“铁姑娘”之称。甚至,他们还知道关于她的一个顺口溜: 建兴八队秦德翠 不怕苦来不怕累 担粪担的是大粪桶 背肥背的是大粪背 这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开端。尤其是准婆婆陈延芳,用乡亲们的话说,那个中午,她脸都笑烂了。

1975年腊月初四,秦德翠正式嫁到邵家。

从见第一面开始,婆婆一直掩饰不住对这个新儿媳的喜悦。但凡在外面聊天,有意无意,她几句话就会转到儿媳身上。

“我家那个翠翠呀,没有见过那样勤快的,只要在家里手脚不停!”这是婆婆们在一起点评各自的儿媳时说的。

“翠翠这女子呀,不嫌嘴,吃啥都香。所以啊她身子好,你看她担大粪桶上山,走得好好劲!”这是她和亲戚在一起时说的。

后来,她讲得最多的,则是儿媳把她从擂鼓坪背回来的故事。那是过门已经三年多的时候,老太太心口的老毛病又犯了。听擂鼓坪亲戚说有个老中医专治心口痛,于是决定找他看病。

下山,是秦德翠陪她去的。走一程,歇一程,路不到10里,走了整整半天才到。亲戚家与老中医关系好,还是邻居,所以老太太索性在那里住了下来。

半月过去,秦德翠去接婆婆。她是背着背篋去的,那是一个大稀眼背篋,里面架了横杆,上面垫着被子。她让婆婆坐上去,就像坐上了一个移动的沙发。从擂鼓坪到凉风垭一段是相对平坦的公路,婆媳俩边走边说些家常话,走得轻松愉快。不过上山就不一样了,这是天险大

岩,虽然秦德翠走过多次,已经不再害怕,但那是平时,多数时候都是空手。即使背上有背篋,背的也是玉米或者小麦,背去擂鼓坪磨成面,哪怕是100斤粮食,在背上很贴身,当然更不担心它有什么生命安全之虞。而现在,她背的可是个近百斤的活人,是自己的婆婆。她反复检查过背篋、背带,为了让婆婆在背上舒服,也为了重心稳定,婆婆是面朝后面坐的。觉得万无一失了,她才背着婆婆上路。

在上山的险道上,她走得很慢很慢,踩稳一步才迈出第二步。最险的不是那段又陡又窄的石梯,而是快登顶时那一段仅有一些天然石包、石坎和树兜下脚的路径。这时她走得更慢了,生怕脚下有什么闪失,她抓牢灌丛、草茎慢慢挪移。四脚蛇蹿来蹿去,一只马蜂在头顶乱飞,这些都没有让她分心。她担心婆婆悬在她背上会害怕,除了叮嘱婆婆坐稳、抓牢,就一路请婆婆讲婆婆年轻时的故事,借此分散注意力。

婆婆的病,县医院没医好,擂鼓坪的老中医也没有医好。但秦德翠对她的照顾,是病痛中缓解痛苦的良药。

婆婆所说的“心口痛”,在缺医少药的山区无法确诊,现在看来,大概率是胃痛。最后时光,她是在秦德翠的陪伴下度过的。这种陪伴,包括陪睡、擦身子、服侍大小便等等。

1979年农历五月十五,天黑的时候,婆婆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临终,在邵再贵刚刚挂上的电灯的照耀下,她当着邵再贵的面对秦德翠说:“你……比……我亲儿女……还好……”

送走婆婆,把邵家两个弟弟照看大,娶回儿媳,组建了小家庭,秦德翠才觉得松了一口气。

然而,她身上像是装了一只小马达,随时轰鸣,停不下来。多年来,她可能是寨子里第一个醒来、第一个出门的人。

开门第一件事就是去龙井井担水。天亮还早,小路影影绰绰,她走得深一脚浅一脚,桶装满,往回走,天依然黑着。桶很大,但她并不觉得吃力。平常担粪水上山,那粪桶比水桶还要重些。

她的力气大是天生的。老邵经常笑她说:“一顿吃那么多,你是一头母猪!”“我是母猪,你就是公猪!”她回击道,“我天天为你煮猪汤!”

“煮猪汤”是她早上要做的第二件事。早饭做好,天依然没亮,她的老邵还在呼呼大睡。这时,她背起背篋再次出门,不是到地里拔草,就是摘菜。

邵家有6亩包产地,种小麦、玉米和洋芋;后来在自家柴山上陆续又开荒了7亩,全部种茶。再后来,茶园里间作了李子,形成高低搭配,满足茶喜阴的特性。家务和十几亩地,几乎全由秦德翠打理。

当然,还有孩子。他们接连生了两个孩子——老大女儿,老二儿子。相关的一切活路,不用说也全部属于主妇。

而她的老邵,则只主外。这个“外”,是指家庭以外,即村务。实事求是地讲,邵再贵和北川羌地许多男人一样,都有些大男子主义,而超能干、超泼辣、超麻利的秦德翠,在家里大包大揽,又进一步惯适了他。

泼辣、能干的女人都是有个性的。但是,邵再贵刚柔相济,秦德翠的泼辣只能用于家务事。重大事务,包括自己入党,她的老邵一句话就把她堵在了门外。

邵再贵刚当书记不久,春夏之交的晚上,村里的党员在他家堂屋开会,主题是学习新的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。开会,当然是由书记主持,念文件的则是村主任王庆保。

作为女主人,秦德翠在做饭的同时,隔一会儿就过去给大家的茶碗续水。重新回到厨房时,隔壁王庆保的录音句句入耳。她突然被触动——党章中那些条款,其实很多自己已经做到,或者说可以做到。

“我为什么不可以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呢?”她想。

在娘家,干活,干最脏,最重,最

累、最苦的活,从来都少不了她。甚至,她总是冲在最前面。她一个姑娘,常常不输一个男人,“铁姑娘”的外号绝非浪得虚名。

嫁到石椅子,她依然不输男人,一样上山下地。而且,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,她几乎包揽了全部家务,这也是在为村里做贡献吧?

“入党!入党!入党!”念头如此强烈,不可遏制。

她从厨房出来,用围腰擦干了手,才说:“我也要入党。我刚才听你们念的党章,一条又一条,觉得我也差不了太多!”

开始大家一愣,然后马上一齐拍手,七嘴八舌地说:“没问题,你够格!我们都愿做你的介绍人!”

曾经是首任村支书的何国发转头问邵再贵:“你屋头一直先进,各个方面都不错,把她发展为党员,莫意见吧?”

邵再贵笑笑,没有吭声。

第二天上午,好久没有下地的邵再贵居然没有出门,和她一起去洋芋地里薅草。

“你文盲一个,”他突然回头,冷不防冒出一句,“还入党!”

她一下子愣那里,憋了片刻才说:“凭什么我不能入党?我偏要!”

“你人?”他定定地看着她,“你来当书记好了!”

她心里憋气。直到有一天,她一个人在地里干活,四下无人,东想西想,最终想通了——

外面的工作需要人做,屋里的家务也需要人做。她的老邵,就是一个优秀村支书的料、干大事的料,而自己也许就只是一个下地的料、做家事的料。把家里的事情弄妥帖,尽量不让他为家里的事情操心,这样,他给村里的贡献,多多少少还不是有自己的一份?

即使只做一个普普通通的群众,难道不可以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?

邵再贵下定决心要修大岩路。把下山进城的路修通,全村不知多少代人心心念念。但是真正要行动的时候,大家就七嘴八舌了。有的觉得难度太大,几任书记没干成的事情,你就干得成?火盆山有村民说,我们可以走景家山,虽然绕得远,好歹有条路。要修你们修吧,要投工投劳,我们可不干。就是石椅子,也有人不来气,说修路投工又要投钱,还是慢慢等吧,总有一天,国家会解决的。

邵再贵召开了一次党员会。这次开会是在白天,在邵家院坝的核桃树下。开会时,秦德翠给大家递了茶后,端了一个木盆在门口洗衣裳。抖一些洗衣粉,她在盆里揉啊搓啊,一边听大家讨论发言。

意见显然不统一,她替老邵着急。一急,她就有了表达的欲望。于是,她站起来,把手在围腰上擦擦,说:“各位领导,你们在研究修路,大好事呀。我给你们作一首诗吧。”

“大字认不得一个,”邵再贵白了她一眼,“还写啥子诗!听到都牙疼!”

“再贵,净给人家泼冷水。”何国发敲了敲桌子说,“修路是全村的大事,就是要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嘛!德翠你接着说。”

于是,秦德翠清清嗓子,高声朗诵: 眼看风动岩 我们修路来 下定决心了 要把路修好 老邵来到石椅子 收了枇杷收李子 王庆保喊了一声“好”,大家便跟着一起鼓起掌来。

当年村里决策的细节已经模糊,但秦德翠张口就来,当众作“诗”的往事,当时在场的党员至今记忆犹新。很难说她的“诗”起了什么决定性的作用,但她作为半路杀出的程咬金,为最终决策的确定,至少是做了一次有意义的助攻。

大岩路工程终于动工了。她却再也不提入党的事,更加忙忙碌碌地做着自己的家务。邵再贵带着一帮青壮年天天都在工地上,很多时候还吊在悬崖上亲自打炮眼。当他

灰头土脸地从工地上回来时,她马路上端上热水让他洗脸;出汗了,会拿干毛巾给他捂在背上;如果他病了,她则端水拿药,帮他洗澡擦身子;如果过了吃饭时间他还没有回来,她就会提着饭菜去工地找他。

工程期间,除了操持家务和照顾她的老邵,隔三岔五,她还会提一只红公鸡来到大岩上方的悬崖边拜祭山神。

铺水泥路面的那个冬天,一个晚上,工地上的人都收工回家了,秦德翠做好饭,一直等不到他回来,就打着电筒去工地上找他。他果然还在路上,一个人正朝刚刚打的水泥路面上铺“油绸”(塑料薄膜)。哦,她听老邵讲过,刚打的水泥路面必须铺油绸,否则,不但路面会被冻坏,还得反复浇水——在缺水的石椅子,这将非常麻烦。

她只顾远远地望着老邵忙碌的身影,却没注意到脚下有冰,哧溜一滑,四仰八叉地跌倒在路面上。害得老邵一声惊呼,急忙跑过来把她扶起。

就像真的有山神保佑,大岩路整整修了三年,邵再贵天天带领大家在悬崖上施工,无数次的爆破,崩下无数的土石方,没有谁重伤,更没有死人。

2008年5月12日。看起来是一个寻常的日子,村民们完全没想到,一场亘古未有的大难即将降临。秦德翠更没有想到,这天上午,是她和丈夫在一起的最后一个上午。

大岩天险打通,石椅子终于有了办农家乐的条件。按设计,邵家老屋已修葺一新,新盖的小楼已经封顶,三位泥巴匠正在往水泥墙上抹灰。她和老邵负责拌灰浆,拌好后盛在桶里,再用小吊机吊上楼去。

不经意中,她突然瞥见,老邵头发又白了好多。

改革开放后,日子越来越好过。女儿嫁出去了,儿媳娶进门了,大孙女马上满5岁了。一眨眼,已经结婚三十三年啦,秦德翠和邵再贵这两小口已经是老两口啦。

是的,年轻时拉扯孩子不容易,苦日子难熬;而今终于盼来了好日子,好日子却过得飞快,感觉一眨眼,大半辈子就过去了。大岩路修好了,房子马上也修好了。一定要给老邵说,60岁的人了,不要再那么累、那么拼。村上的事情,多让年轻人去干吧。

一如往日,中午饭还是儿媳胡荣兰做的。这个孩子越来越能干,厨艺越来越好,挺着大肚子还做了这样多的菜。老邵今天吃菜比往常明显要少,匆匆扒拉完两碗“金裹银”,喝了半碗丸子汤,就准备进城去。

看父亲忙着要走,儿子朝富也赶快把碗里的饭吃完,发动了摩托车,准备送老邵。老邵坐上摩托车后座,车子刚动,她叫停了他们。

“你不嫌乏人了?”她朝丈夫喊道,“你穿的还是做活路的那身衣裳!”

“我去林业站,说退耕还林那些事。”在摩托车突突突的声音里,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沾着灰浆的白衬衣和蓝裤子,回头大声地说,“我很快就回来,下午事情还摆起一大堆呢。”

她绝没想到,出门前那回头一瞥,就是丈夫留给她的最后的印象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,直到过去了半个月,她才相信她的老邵真的走了,到另一个世界去了。

她天天沉默不语,什么人也不搭理,进了菜地或者果园,才放声痛哭,尽情释放悲伤。她想不通,老邵这么好的人,老天爷怎么忍心收他的命呢?

经过了撕心裂肺的痛楚和无数个通宵难眠的煎熬,她最终找到了悲伤的解药。

那是一首老歌,老得不能再老。那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,在娘家学习焦裕禄的高潮中,村里表演的节目上的一首歌。表演者叫李世秀,人长得漂亮,表演也非常感人。好听的旋律让小姑娘秦德翠入迷,李世秀在台上唱,她在下面一句一句地捡,回到家里,就和姐姐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凑起来。唱得多了,慢慢就顺口了,那时人

小,记性好,唱着唱着就记住了。

现在,老邵走了。痛不欲生的日子,她天天陷入回忆,回忆他们共同走过的三十三年,回忆他当队长、当村主任、当村支书的一幕幕往事,回忆他在大岩路悬崖上开山凿石的那些细节。

突然,一个名字,具体地说是“焦裕禄”这个名字,闪电一样将她的世界照亮。焦裕禄为了兰考人民走了,邵再贵为了石椅村的乡亲们,也走了。

邵再贵不就是自己身边的焦裕禄吗? 于是,记忆深处的那首老歌,像深埋在地下的一粒种子,也随着焦裕禄的名字噌噌冒了出来,开枝散叶——

数九那个寒天北风紧 焦裕禄同志冒雪出了门 挨家挨户来探望 风里雨里查灾情 你为俺们挨冻又受冷啊 你心里时刻装着俺们兰考人民 焦裕禄呀好同志 你真是俺们的知心人哪 毛主席的好学生 毛主席的好学生 ……

从那天开始,这首歌就成为秦德翠生活中名副其实的主旋律。她想起老邵就唱,走路唱,地里唱,洗衣唱,煮饭唱。夜里辗转难眠的时候,她更要轻轻地哼唱,直唱到泪流满面。

天天唱这首歌,一唱,焦裕禄就出来了,她的老邵也出来了。歌声里,她看到她的老邵站在焦裕禄后面,就像大山背后重叠着的另外一座小山。

8月12日那天,一大早,我在石椅羌寨的寨门口碰到了秦德翠。她正由儿子、儿媳陪着,带着香蜡纸钱,显然是要去祭奠邵再贵。

他们从寨子门口又长又陡的阶梯走下去,来到大路上——这就是著名的大岩路。在一个急弯旁边,他们摆好刀头,点上蜡烛。

秦德翠手捧三枝香,点燃,面朝老县城的方向拜了三拜。

“老邵啊,我和朝富、荣兰又来看你啦。”秦德翠喃喃地说,“去年我们全家都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。农家乐挣了三十几万,枇杷、李子和其他土特产卖了将近10万,我们马上又要贷款200万,把富山山庄升级成高档民宿,荣兰说两年多就可以收回成本,你就放心吧。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啦。不但我们,华全家、邵波家、朝平、陈财家也要搞民宿,石椅子的乡村旅游又要大发展啦。噢,我差点忘了跟你说,大岩路和通到岩井子、火盆山的路都拓宽了,修成了漂亮的乡村旅游公路,陈家祠堂改建成了村史馆,猴子岩下正在修化石博物馆,茨竹垭也在修高级酒店,都是外面的大老板投资的。总之啊,你带领大家把大岩路修通,我们村很快就发展起来了。这回啊,习近平总书记直接跟石椅村的老百姓讲话,直接关心石椅子,我们村一定会迎来大发展的。放心吧,每次过佳节我们都会来看你,都会有好消息给你说的……”

祭奠结束,和儿子、儿媳分手后,她独自沿路巡视,清扫路面。

这条路,自老邵走后,就一直是在扫。

扫路,是她努力争取的结果——这条老邵率领乡亲们修的出山之路,她把它的视为他的化身。她坚信,路在,他就在。

扫路,就是陪伴他,和他对话。

團結湖